

# 四摇海摇游摇龙

## 第一回 闹命案茶寮谈往事 访畸人寺壁读新诗

却说清德宗中叶，镇江府丹徒县里出了一桩人命案子。这天乃是正月初五，大小百姓家多忙着在那里接财神。忽然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说是丹徒县衙门内的捕快班头王大忠，被冤家戳杀了。王大忠平素为人心狠手辣，诨号叫做“瞎眼地匾虺”。他的行为，只就这大名上推想，也就可见一斑。虽也有一班人受过他的恩惠，不过平均算来，遭他害的人同受他惠的人对勘，竟是一与三之比较哩。

恰巧出事后的第二天，著书人从南京到镇江，听见街坊上闲谈男女，大抵议论这件事。回头到万花楼去吃茶点，同一个老者合桌，无意之间，彼此寒暄展询邦族，照俗例敷衍了一阵。最后我就把这件命案的根由，探问那老者知道不知道。那老者欣然的道：王大忠从前同小老做过乡邻，他的出身和已往历史，我深晓得的。他的老子是个火居道士，中年得着这个儿子，养下来不满三个月，娘就死了，王大忠变做无母之子。后来他老子续了弦，在晚娘手内过日子。天下做晚娘的，没有一个不把前妻儿女虐待。唯独王大忠的晚娘，天地良心，将他疼爱得和亲生儿一样。他的老子本来中年得子，当然更把他爱得如同掌上明珠。父母多喜了这孩子，自然由宠成娇，由娇成纵。再加穷汉养娇儿，大忠小时候又不轧好淘伴，才满十三岁，便拜了一个姓梁的做老头子，在外

打光棍哩。说得好听些，所谓“家门弟兄”，实在就是青红帮匪。后来他老子死了，王大忠既无恒产，又无职业，尽靠着开香堂放票布、收徒弟过日子，也没有多少洋盘，全给他带过海。自己虽不曾苦着，但不过平平而过，混混而已。至于家内的晚娘，度日可是真苦，吃了早餐吮夜顿。跟儿子开开口，碰得不巧，非但未能如愿，还要遭大忠呵叱一大顿。所以丈夫死后未及三年工夫，一条老命也就没了。当时亲邻房族，多明白王大忠的晚娘乃是生生苦死的。后来不晓得怎样一个绕弯儿，大忠倒进了丹徒县衙门，去当捕快哩。始而不过快班内补上个名字，做做跑腿，没甚了不得。直到前此三四年，他领头捉了盐梟头脑叫小辫子刘六，县大老爷赏识他，才把他拔升做快班卯首。从此隆隆日起，名利双收。到现在还不满五年，居然手头内够了三四钞花头，煌煌然算做富翁了。非但娶妻生子，买地造屋，并在扬州代一个姑娘，芳名张小鸭子的花钱赎身，做他的小老婆。妻、财、子、禄四个字，他多占上哩，也不枉这一生了。不过小辫子刘六乃是脚踏两槛，为人四海交朋友，在扬子江下游、淮河南岸一带地方，有他这么一个人，跷得起大拇指儿。并且论起粮帮内的字辈来，刘六是廿二炉香“通”字，大忠是廿四炉香“觉”字，还是同帮同卫同船头，照家门内自家人说起来，大忠要称刘六一声嫡亲爷爷。一旦为奔自己的前程，一些义气不顾，下得下这条毒手，把刘六抓去过铁。所以外头重义气的人，多把大忠恨得牙痒痒的。这回大忠会被人刺死，说不定原就是那个祸殃根哩。

那老儿一壁说，一壁指天划地地做手势，越说越高兴，谈话的声音也越说越响亮。莫说著书人专心请教他的，固然

听得呆了；就是旁桌上不相干的闲人，也多屏息凝神，静听此老演述这番经过历史。直待老儿说到那句“原是那祸根哩”之际，东首桌上一个秃头少年，忍不住高声接口道：“伯椒叔这句话不十分确切吧？刘六交往的一班朋友，和着他本人所拖的那些大小少爷，简直多是混蛋，那会有代友报仇、替师雪恨的心念？我晓得刘六这次栽筋斗，据说就是嫡亲徒弟扒灰起因，大忠才敢下手。那班混蛋非但刘六生时不想援救方法，过亡了不代他报仇，还一个个去巴结王大忠毆牌头、骗酒肉和换季哩。”

老者忙接口道：“梅轩，你到底年轻不懂事，出口伤人。眼前这一堂客人除了客边人以外，本地方的人，那个不知刘六在日手面？谁人不识刘六的面貌？你能保眼前诸众，没有一个往昔不同刘六交好过的吗？你口中不住地背后骂门，狗比倒灶，不怕人多了心去吗？莫说这是嘴上冤家，可知祸从口出，往往大风火就在这乱浜樱桃上发生出来。多得很哩。少年人快不要如此轻言易出。你既批评我这句捉刘六祸根不对，那么王大忠还别有甚么更大的对头人在外呢？”秃头少年受了这几句抢白，冷笑一声，自顾自低头吃面，不再开口。

又有一个哑嗓子的在西首桌上接口道：“袁老先生这番高论，真是不错。论到刘六平素为人，也太觉锋芒毕露。我们不在圈的，至于什么辈分大小，什么江湖义气，多不去管它。就事实上而论，刘六行为也有不是之处。况且又是沈大老爷私行察访，访着了他的劣迹，然后才有通缉公文给王大忠，大忠才出手拿的。据那班守财虏说起来，还一致称扬王大忠代地方剪除大害，还算大忠一生历史上一件有功社会的

大大事业哩。若说大忠身上的冤家，真多着哩。难道你们忘怀了丹阳姜伯先先生那桩私通革命党的案子，不是也属大忠承办的吗？”哑嗓子的说至此处，那边靠西墙根半桌上坐的一个华服少年抢着说道：“姜伯先这件逆案，人家多猜说是大忠一人弄的玄虚，硬做出来。但是我们局外人不曾得到真实凭据，未便硬派定是王大忠教唆出来。据我猜想，孙凤池前番的越狱在逃，我早代大忠捏把汗。这回大忠的遭暗杀，怕和那件事多少总有点小关系哩。”

老者扑哧一笑道：“照这样猜详起来，枝节真多着哩。再说下去，怕连甘露寺里寄居的那个朝鲜人，也要说得同这血案有关联了。”这时候，那个秃头少年面已吃完，正在那里擦脸。一闻此话，忙又插嘴道：“提起这个朝鲜人，确然有些奇怪的。住在寺内好久哩，天天闷坐庙中，不是喝酒喝醉了号啕痛哭，便是在墙上东涂西抹。他到来了将近两个月，就出了这件王大忠暗杀案。你们记得吗？前年冬天，不是也有一个朝鲜人来过，住在金鸡岭海神庙内，好似也住了头两个月，就有去年春天那件戕官杀吏的大案子发生，至今没有破案结果。现在又来了个朝鲜人，便又发生王大忠这件事。我们这处地方，大概朝鲜人来不得的，来了就出乱子，真正奇怪哩。”

哑嗓子人道：“梅轩的说话，也可谓君房语妙天下呵。要知命案是命案，朝鲜人是朝鲜人，岂能联系起来传说的？照你说来，竟猜疑去年的大命案，这番的小命案，暗中都是朝鲜人干出来的呢。那么你可认得清楚，现在住在甘露寺内的朝鲜人，是否就是上次住在海神庙内的朝鲜人？还是另外一个呢？”秃头少年道：“据吴豹君说，此次的朝鲜人，竟

就是前年那一个。我也诘问豹君何所见而云然？豹君说，海神庙后殿左厢的壁上，前年被那寄宿的韩国遗民写了许多字，现在甘露寺的墙头上，也被这朝鲜人题咏迨遍，那诗句的意义，笔迹的粗细骨韵，完全一般无二。有此确证，故此豹君举出来，我也信是一个人无疑了。你们不信，立刻去问豹君。他并且能把那诗句背出来，逐字解释作证哩。”半桌上那个华服少年接口道：“上回海神庙内的韩人题壁诗，一共十二首绝诗，当时传诵士林，和原韵的人也很多，不单吴豹君一个人背得出，就是小可也记得起哩。原诗的第三、第四、第九、第十二四首的句子，小可尤其钦佩，读得滚瓜烂熟，现在还能背诵得出。第三首是：‘酒酣痛哭过夷门，人海潮流暗吐吞。如此风波如此恨，桑田沧海事难论。’第四首道：‘一腔热血酬知己，空掷头颅换自由。寄语江东诸国士，腥风吹急早回头。’第九首道：‘莽莽中原大舞台，沐猴冠服纵堪哀。是非至此何堪问，野草闲花遍地开。’末了一首是：‘祖国茫茫少立锥，紫髯碧眼订新知。可怜景略生平智，只合苻秦作帝师。’”秃头少年道：“足下把这朝鲜人的著作，倒读得比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还要熟些，一上口像《神童诗》般背出来。还有几首，想总也背得出来？”华服少年道：“此外八首，背不全了，总之也多是这种牢骚抑郁，不平则鸣的语气啊。”

他们正在纷纷议论，你一言我一语喧嚷之际，外边又走进一个瘦长汉子来。跑堂一见，慌忙含笑相迎道：“高大叔你老辛苦了。”那姓高的把眼皮向跑堂一眨，自顾自走至极东那张桌子，朝外一屁股坐下。把头上那顶棕结子的瓜皮小帽伸手除下来，望桌一上搵。口内自言自语道：“该晦气！

老王那件案子，偏偏出在我的班上。迟一天，轮到小金值日出这乱子，岂不大妙。现在文武局多没空玩，活人代死人干事。若然我平日间没有手面，此次不晓得还要受多少累哩。”此刻一堂买主，顿时全不作声，都让那姓高的一个人拉开破毛竹般的喉咙直嚷。不问可知，这姓高的是个走红运的差头儿，本官命他承办王案缉凶的公事了。被他一来，方才那些半文半武、似雅似俗、疑土疑商、或老或少之人的有真有假、不负责任的、有出入的闲磕牙，都不肯再谈了，堂内顿觉索然无生气。

著书人也坐不住了，听见适才华服少年的背的四首朝鲜人著作，觉得这个异域人很有道理，左右没事做，何不到一趟甘露寺去玩玩，顺便过访这个三韩奇士？非但可广眼界，并能增长学识。所以急急的要了一笼包饺，一碗削面，胡乱吃喝过了，忙至帐柜上会钞，顺便探听明白了上甘露寺的路径。离开万花楼，雇了一头驴子，像孟浩然寻梅似的，迤迤向东北方北固山行去。六七里路路程，工夫不大，已经到了第一峰，便下驴步行上去。

这北固山是面城背江，山壁屹立，形势非常雄壮。三国年间，孙、刘封垒，尝驻重兵于此，所以山上有藏兵坞。晋朝的蔡谟、谢安，也都全统兵驻此，蔡谟还建过一座阅兵楼。梁大同十年，梁武帝登楼四瞩，谓此岭下足须固守，且于京口壮观，故赐名为“北顾楼”，并又加筑了一座临江亭。山南有太史慈古墓。山西有走马涧，就是刘备同孙权赌赛驰马场合。山北有观音洞，石壁上有明代庞时雍镌刻的云房风窟真迹。那所甘露寺，最先还是吴国甘露中年所建。《回荆州》京剧内，吴国太乔后在此相女婿的。后来屡毁屡

建。目下这寺，乃是清代彭玉麟重修。一进山门，便有“天下第一江山”六个大字刻在石壁上。大殿东首，有唐李德裕造的铁塔，以及后面清代行宫、彭杨载魅四公祠、水月山房、人天法窟、石帆楼、祭江亭、北固楼、风价楼、一览亭等十馀处名胜。寺门外也有朱公祠、陶公祠等。

当下踱进山门，纡徐曲折，把各处名胜先约略游赏过后，再留心寻访那个三韩奇人的踪迹，不材徘徊出入了三四回，竟似大海捞针，一毫影响都没有。没奈何，只好去动问寺僧，请教他们指点出那个朝鲜人住处来。有一个年轻小沙弥听了我的话，先把我上下一打量，然后爱理不理，懒懒地答道：“你可是打听闵先生吗？他何尝不是朝鲜人。可惜你来迟了，他已动身哩。你想来向他借……”说至此处，裹头走出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和尚来，长眉善目，一脸慈祥恺悌的神情，望而知为有功行的守道僧人，向着小沙弥道：“潭月，你又忘了出家人的本来面目，出口伤人。”沙弥噤着嘴走开去了。那老僧向我合掌和南，正颜低问道：“檀越探问闵护法，有甚贵干否？”我道：“并无要事，不过弟子慕着闵先生能诗善饮，所以特地前来讨教讨教的”。老僧微笑道：“檀越既是慕着闵公诗名而来，容老僧引导，往后面去赏玩赏玩”。我口虽答应，跟着这老僧便向后行去，心上却摸不着头脑，他何以要邀我往后去赏玩什么呢？一壁胡想，一壁走着，霎时已出了后山门，转过一个山峰，耳内已听见澎湃之声，长江天堑，抬头便见。约摸沿着石壁走了六七箭路光景，老僧忽然停住脚步，把手向一块圆台面大小的镜面石上一指道：“檀越请看”。我定神一瞧，那块石上写着六行半草书，每行二十字，一共五言百三十字，字又写得龙蛇飞

舞，好一手十七贴，令人可爱。再走近些仔细瞧那句子道：

郁郁塚中人，沈沈国际蠹。冠盖满京华，之子独墟墓。盗名其位高，盗位其名树。矛弧手不操，大盗满当路。区区夺盗金，胡乃逢彼怒？彼怒太披猖，海东有国殇。欧刀膏热血，荒原愁白杨。悲哉灵魂逝，渺兮形骸藏。天地终无情，导虎终有俟。我为丁令威，三年复来归。回跼既同化，萍絮瞬已非。卮酒一为吊，热泪一为挥。去去勿复道，百年知有谁？

我见了这首悲壮淋漓的古风，不禁把自己半生蹭蹭，一腔幽愤，多一齐提上心头，口内不住地道：“可惜迟来一步，难以会面”。眼内的泪珠儿，自己也难作主，无端扑簌扑簌的掉下来。老僧道：“想来檀越也和闵护法是一样的满肚子不合时宜、频年坎坷的飘流人。论理，贫僧是个局外闲人，不应背着人，信口来谈这闲是闲非。不过这段因果，也不忍就此埋没，须得有人详细记载下了，庶千百年后，世间之上，晓得以前有这样一个神龙夭矫、首现尾隐的大侠，曾干下这一桩痛快人心的事情，并且可以警惕世人，晓得作恶的到底没有好收成。请檀越同至贫僧禅房里头安坐了，容将此事的始末根由，次第奉告如何？”我听了，自然极端赞成，便随至老僧禅房之内，静心侧耳，听他的述说。那老和尚一丝不漏，原原本本地说将出来。正是：

世上恩仇难记尽，江湖侠义洵无多。

要知这老僧究竟说些什么出来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摇 闵伟如穷途遇盗侠 姜伯先督署傲贪官

丹徒县是镇江府的首县，乃是沿江要冲，是个冲繁疲难缺役。每年的出息，有附郭解司银四万九千四百九十两，糯米六万二千五百九十六石，杂税银二千六百五十七两，积谷二万石。县官的养廉银一千五百两，出息还不算坏。这处地方是襟带江山径途四达，兵民杂聚。虽则要伺候同城的一个副都统，一个常镇通海兵巡道，以及亲临上司的知府，至于海防同知、督粮通判，则可以彼此含糊的了。他本衙门却也统属着主簿、典史和丹徒港口、高家镇三个巡检，居然有五个小官儿反来伺候他。承上启下，精神上事实上尚都过得去。

那一年，来了一个奉天省辽阳州罗陀峒人，姓包名后拯的，来署理丹徒县。他是幕友出身，老于公事，真可当得“精明强干”四字的考语。他一出山，就得着南皮张之洞的知遇，无论张到那一省，总把他带在身旁，真是数一数二的红人，历年来奏保他的官衔，倒也不小哩。他出身是个廩生，由廩生保教谕，再过班变知县，补缺后即以直隶州知州用，补州缺后即以知府用，不论双单月，尽先提补。你们想多阔！这回到丹徒来，不过手续上玩一套把戏，就要过府班候补，和做生意的超露水一般。谈到他的政绩，真是口碑载道。不过看官们休弄错了，这口碑不是寻常口碑。镇江上下

中三等人，都说这包大老爷有“八大天地”的留爱。怎样的八大天地呢？乃是“包公上任，惊天动地；包公治狱，乌天黑地；包公报功，无天无地；包公荣升，谢天谢地”。这八句记功碑，竟同羊蛄当年的岷山碑般，润州男女老少，差不多尽能上口朗诵。这位包后拯的为官实状，也可想而知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后拯到丹徒接印后才一个月，忽然来了个乡亲叫闵伟如，不辞跋涉风霜，路远迢迢，到来投奔包公。原来闵伟如同后拯非但同学还是中表兄弟。当初后拯补廩时候的用费，初次出山作幕的川资，都是伟如的母亲资助，才有今日。伟如的学问文章，实在后拯之上。无奈命运不济，近几年来既遭母丧，复经回禄，一个才德兼全的贤慧妻子葬身火窟，弄得家产荡然，孑然一身。没奈何，变卖了几亩负郭之田，到南方来投奔老表兄，并无大欲望，不过想谋个糊口法儿，寻条生路罢了。好容易间关就道，沿途察访到了南京，才得着后拯在此署缺的确信。于是再搭江轮到丹徒。可怜他地陌生疏，口音又吃亏了听不大明白，在江边小招商码头上了岸，一时又认不得进城去的路径。幸得他心地聪明，就在附近这家大观楼客寓安顿行李，住宿下了，然后探听进城到县署去如何走法。

客寓内的掌柜，始仅照例敷衍，后来听说客人立刻要进城去拜会包知县，晓得是个官亲，有来历的，便私下关照茶房，叫他格外小心伺候，不要恼了这位爷的脾气，不当玩的。本来镇江、扬州一带人的虚恭敬，比随便何地来得厉害，再加掌柜暗中一关照，更加不得了。假如伟如在这边把眼皮眨一眨，茶房便从那边奔过来，垂手侍立，问长问

短。倘若伟如嘴唇皮轻微一动，说话尚未出口，那茶房已经两三个“是”字应掉的了。伟如暗忖：“怪不得人家多说南边地方同仙家一样，只消就这伺候上着眼，和我们关外人比较，一开口就是横眉瞪目，揎拳捋臂，妈的屁开谈神气，两两对勘起来，就有天渊之隔了”。当下访问进城路径，茶房说：“这里路七高八低，像螺蛳旋似的，怕爷走不惯。可要代爷唤乘轿子，乘着进城吗？”伟如毕竟好哥儿，听了这话，眉头一皱，把手在胸前摸了一摸道：“还是走的爽快。”茶房忙转口道：“对啦。本来坐了轿子，气闷得很，还是走的散淡。但是爷没带二爷，一个人走路冷冷清清的，不嫌褻渎，让小的权当个跟班，随去开开眼界好吗？”伟如摇摇头，指着自已一副行李道：“你只要代我留心了这个就是啦。”当下便出了大观楼，望东行去。

这条西门大街，虽是近江热闹之区，但是左弯右转，七曲八折，非但街路难走，竟连方向多要弄不清楚，好容易沿途问了几个人，才摸进了城。心中暗暗说声“惭愧”。进了城，大约访问县衙门，总飞不去了。刚走到城门口，忽闻鸣锣喝道之声，恰巧包后拯有公事出城，摆了执事过来。伟如私喜道：“巧极了，在路上先照了面，省得到衙门传报，多费手脚了。”回头一想：“不好，书上说遇人于倾盖，尚且不能寒暄，何况我是个异乡寒士，他是个现任官儿，怎好冒冒失失，闯到他轿前去招呼，成什么样儿？还是上衙门求见他为妙。”主意打定，故也站在路旁，眼睁睁瞧老包前呼后拥的过去了。在轿子上的小嵌玻璃内，望见后拯面目，虽然那双天生水蛇眼睛依然未改，脸却肥胖得多。伟如暗暗叹气道：“自己的学问，同后拯比较，老实不客气，我比他硬上

两三倍。不过一来脸子没有他厚，再者又不擅长吹拍，三来运气不如他侥幸，现在他居然南坐称尊，我反站在路旁空羡慕他。前人说，一个人有了一分本领，二分人缘，七分运气，稳可飞黄腾达；若得没有人缘和运气，那怕你有十二分本领，也不会得意。这话真不错，我和后拯俩比较，就是眼前一个现成榜样啊。”

伟如呆想之际，后拯轿已去远。于是再一路访问前行，穿街过巷，到了县前。便在县东一家老虎灶上泡了一碗茶，静待后拯回衙后求见。足足耐心守候了半句钟，后拯才回衙署。伟如很知趣，逆料后拯回衙之后，换衣服，进茶点，定还要抽几口大烟，如果立刻就跟他去见他，似乎不近人情。所以又迟了半句钟光景，然后会了茶钞，踱进县署，经过头仪门、大堂，直至宅门上，故意响些咳了一声干嗽。靠宅门的左首小房间内，伸出一个人头来探望。伟如忙喊道：“难为贵步，往里头去禀声贵上，说同乡闵伟如要见”。那探头之人懒洋洋跑出来，把伟如上下一打量，闲闲的问道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伟如道：“我是贵上亲同乡。”那人听了这话，冷笑了一声，脸上显出一种鄙夷神色，厉声道：“咱们老爷有过面谕：无论谁人不有公事，概不准擅自传达；至于亲戚故旧，为避物议，愈加拒绝私谒”。伟如一听口吻，晓得后拯果已忘却本来面目，只认得黄金白银，有意装出这大公无私架子来愚世蒙人。幸得自己乖觉，忙改口道：“我虽和贵上同乡，此来是从京都到此，有事面述，为公晋见，并非私谒，烦劳你禀一声吧。”那人没奈何，说声：“候着。”扭转身子往里走去，口内却嘟囔道：“轮我值日，总有这些不相干的麻烦找上门。看起来，准是个老抽丰主顾。”且说

且走，悻悻然的往里去了。约摸隔了两盏茶时候，那人回出来了，脸上有了些笑容，不似适才那副傲慢骄横令人难堪的态度了。走至伟如近身说：“家爷有请。”伟如听了这话，后拯单请不接，心上已很不自在，勉强随着长班进去。又经过了两三进屋，长班紧行几步，先跑到左首一间书房样子的屋门口，伸手将帘子一掀，请伟如进去落座。

伟如移步入内，果似一间书房模样。只见后拯便衣便服，早站在屋中。伟如忙上前行礼，口中连称：“老表兄，久违了。”谁知后拯把伟如气色、身装、神情仔细扫上一眼，眉峰上立刻露出一层心事，口中有气无力，随便答应了一句：“久违。请坐。”伟如心上更不高兴，回思自家环境，目下在他门下过，只好忍耐些，受点委屈的了。于是搭讪着在上首坐下。后拯也不扫座，劈头第一句便问：“伟如自都门到来，光降敝衙，究因何等要公面谕？”伟如脸都臊红了，忙道：“没甚要事，只因贵价不肯传达，所以小弟没奈何扯一个谎。”后拯口内连道：“嗯！嗯！原来如此。”眼睛却挤上两挤。伟如正要讲第二句，后拯已回头喊道：“来！包升往那儿去啦？客人来了，怎么不送茶？早上吩咐他的公事干了没有？答押房公案上那份东台县的回文，快发刑房承行去。”

伟如见闻如是，明知后拯厌恶自己，依着本性，立起身就走。不过腰无余钞，身在异乡，没办法，只好耐心忍气，且待求上他一求，找一条生路。好容易待后拯头回过来时，伟如陪着笑道：“咱们表弟兄，有六七年不见面了。”后拯道：“咦！难道已有六七年不会面了吗？”那“吗”字没出口，接着一阵干笑。笑声不曾停又连叹一口气，向着伟如皱

眉道：“唉！你好福气，祖上留下一份好家私，吃喝不愁。你自家又是博学多才，不事王侯高尚其志。我一班亲友里头，要算你独一无二了。我这几年，虽在外头混得过去，其实徒有虚名，入不敷出。虽蒙香帅瞧得起，补了这丹徒缺份，缺虽不坏，可惜是个官站驿道，往来的人真多，每月供应费着实可观。对于一般老亲老世谊，很想团聚在一处。无奈此地范围不大，加以供应烦剧真正力不从心，一时容纳不下多少人。像伟如这样人才，不然正好屈留在此帮忙。但是敝衙早已有人满之患，也叫无可奈何。有班不体谅人的，远骂我志得意满，忘却贫贱之交。实在天地良心，叫我自家也难摆布哩。”

伟如此刻，恨不能伸手过来，用耳刮子将后拯结实打个痛快，才泄心头之火。气得话都说不出，赶紧起身告辞道：“一人不晓得一人难处，东家不知西家苦楚。本来似先慈当日，肯当了首饰给人补廪，原叫妇人之仁。我此来并非有所请托，不过顺道拜访，叙叙友谊亲情罢了。”后拯被伟如刺了一句心，也觉难受，幸得世故已深，一脸黑苍苍的风尘色，一时显不出红白来，口里照旧空敷衍。伟如没好气再听，拱拱手回身便走。一路垂头丧气离衙出城。

回至客寓内，其时栈房中的职员职役，已经有些瞧不起伟如了。一来身装平常，二来举止寒酸，三来说进城拜包知县，没人瞧见他真假，所以对他大大怀疑哩。当晚伟如足足思忖了一夜，前路茫茫，一时毫无主见。

到了翌日清晨起身，茶房拿脸水和茶进来，神气冷冷的，不似昨天那种巴结了，也不问声要用什么早膳。回头柜上却抄了一篇帐进来，同伟如算帐了。伟如暗忖：“此地的

栈房，怎么日日结帐的？今天的钱或能付清，但是明后天怎么办呢？”一看帐上，从码头上搬至寓中，不满五十步路，行李的搬力却要一毛钱一件。自己乘下水船到埠，恰好黎明时候，到这时候不过二十四小时，房金要作两天计算，并有吃中膳、晚膳多少钱开列着。忍不住开口道：“这帐开得不对，你们该查明了再开。”其时掌柜交代了帐单，已经退出，一个茶房在旁接口道：“怎么不对？请你指摘出来。”伟如道：“我昨晚不曾叫你们开饭，你们硬挨进来。我说不用，你们道胡乱吃些，可是我一粒米没沾牙，原封不动还你们，如何也好算我钱呢？”茶房冷笑一声道：“你老明白人。昨晚你没知照我们不开饭，所以照白天开进来。只要饭筹一出去，厨房照筹算帐，你吃不吃同我们不相干，我们总是要钱的。”伟如道：“你话太欺生了。人家现钱买实货，尚且有讨价还价，怎么你们做这百客生意，一开口就冲碰人家？”茶房竖起眉毛道：“怎说我冲碰了你哩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我们将本求利，只消你拿出钱来销帐就是啦，谈不到什么欺生欺熟的。”

那茶房一味无理强索，气得伟如两眼墨黑，正欲出手发作，这当儿却走进一个人来。此人头戴瓜皮缎帽，身穿蛋青素缎棉大褂，脚踏玄缎双梁鞋，手拿乌木旱烟袋。走至茶房身后，低低问道：“清晨早起，就提了这样高的嗓子和客人吵嘴，为的是么呀？”茶房回头一看，忙赔笑脸道：“姜大爷有所不知。这位关东客人光顾小店，同他算帐，他不肯爽气付钱，所以争执起来，不料惊动了你老哩。”伟如定神把来人相貌一瞧，乃是生的赤糖色长方脸，浓眉暴目，方颐阔口，鼻虽不大。鼻准生得十分端庄，神采奕奕，气宇不凡。

暗忖这个瞧热闹的好相貌。正在打量，那人忽向茶房喝道：“你滚吧，天大的事，有我担承，些些帐目，什么大不了，上我的帐就是啦。”茶房诺诺连声，回身便走。伟如忙道：“且慢走。”一壁向那人道：“同足下萍水相逢，荷蒙照拂，无功受禄，万不敢当。小子并非不肯给钱，因为他说话欺人，故同他分说。”那人一听，仰天打了个哈哈，对着茶房道：“你们这班蠢东西，眼都没睁开，怎好做生意？难道这种爷们，要短少你们一个镔子的吗？快滚吧，少停同你们理论。”茶房脸涨通红，如飞退去。

那人走上一步，顺手把房门推上，然后回头笑向伟如道：“这些人实在可恶！昨晚我来投宿，就听见议论专骂的事，我早已代抱不平。到底怎么一回事？同那包大令真的有交情呢，还是卖小风火，借此江湖闯荡？不妨老实说给我听听。”伟如道：“足下请坐。尚未请教贵姓大名。”那人道：“我是丹阳姜伯先。足下的名姓，我在旅客一览表瞧过，乃是辽东闵伟如了。”伟如道：“姜先生一向作何事业？”伯先道：“久当自知，现在不暇谈论这些。总之我姜伯先不是坏人事的人，你若用得着我帮忙，我也愿尽一臂之力。”伟如虽则初出门，究竟腹有经纬，再加眼睛很亮，一见这姜伯先的神气，就猜是个行侠尚义、爱朋友的血性好汉子。自己本有一肚皮的闷气，无从发泄，于是便把和包后拯前后经过，一五一十告诉出来。伯先听了，双眉倒竖，两目圆睁，把手向桌上用力一拍道：“自从这厮接任以来，地方上久已怨声载道。我本要做诫做诫他，因为不曾摸清根底，故未造次下手。照你说来，这厮真不是东西。好好好，交给我吧。但是你住在这里，也不是道理，还是到我家中去住一阵吧。”伟